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
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
唐 李善、呂延濟、劉
良、張銑、李周翰、
呂向 注
卷 卷五十九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五十九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堅兩都賦二首
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以固諫和帝去大悅也
上

兩都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以固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固

文選

文選

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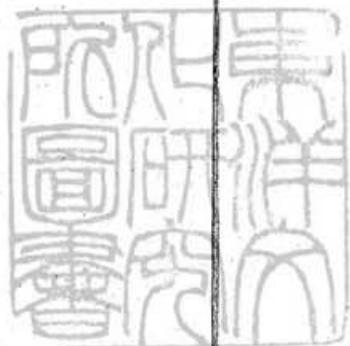
第 五 冊
No. 3528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碑文
墓誌

五十九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善曰天竺言頭陀此言斗藪斗藪煩

惱故曰頭陀

王簡

字簡，濟州人。英賢錄云：王簡，朝起家郢州，從事後燕，輔國錄

事參軍。善曰：姓後燕，輔國錄曰：王中，字簡，栖琅邪，臨沂人也。有

學業，為顯陀寺碑文，詞巧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正南記

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

琅邪王巾制表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

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翰曰：挹，酌也。朝夕，池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

焉。使弟子挹之，水毛叢。詩傳曰：挹，酌也。故乘

池，如渴而深乎。挹於入海，飲飲滿而去。又馬知



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無所不至，極耶。韓詩

高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生不

滅者，我。向曰：目無所見，故若存若亡。心無所

論曰：視聽之所，不生不滅也。善曰：僧肇涅槃論曰：聖人之道，若存若亡。接而用之，所昏昧管子曰：道生曰：心行心所行之行也。維摩經曰：是以掩室

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也。是以掩室

摩竭用啓息言之。津也。華嚴經云：佛在摩竭

提國，慮寂滅道場。此言歛心於摩竭。佛在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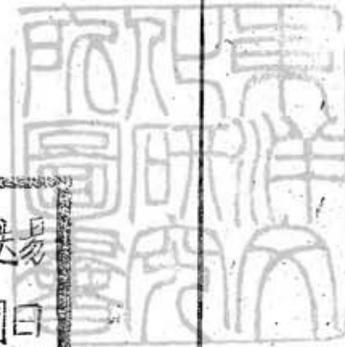
提國，不言之道也。善曰：華嚴經曰：佛在國用

言也。維摩經云：佛在毗邪，以通得意之路。口銑曰：杜

文選卷五十一

二

維摩詰曰何等是不二法門維摩詰默然無
言入不二法門也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
真幽微非言說之所得意謂忘言也善曰至
息言社口毗邪羅現默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
在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
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苦
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
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眞
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居士於毗邪莊
也得意而忘言也然語彞倫者必求宗於
九疇談陰陽者亦研幾於六位
一理曰五行二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幾九曰
五福極翰曰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幾九曰
五福極翰曰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幾九曰
諸無言浴諦借言以明理故此明言之用也
諸書武王訪于箕子曰我不知彞倫攸叙周



送易曰夫易所以極深研幾也又曰分陰分陽
之文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
也
悟太極之致極向天地三才始善曰此顯言之太
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又曰神者妙萬物而
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
爲言者也孝經曰命决曰地以舒形萬象咸
載聲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地以舒形萬象咸
兩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廣大曰已止也言
可止善曰言所以識物悟太極者皆藉言
明之不可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欒
莒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然交繫所筌窮於
矣言之不無以已也如是然交繫所筌窮於
此域善曰繫繫辭也筌期也此域謂道也
亦因辭以明理也故交繫之所明窮生死於
見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筌

捕魚之筍莊子以之喻言大智則稱去謂所

絕形乎彼岸矣各故曰稱謂名號也言天道無

謂所至如涅槃妙有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

無名稱謂絕於涅槃之彼岸矣借摩論曰玄極

遠楚辭注曰說謂也涅槃經曰稱猶言也王

便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山離諸恐怖於

受安樂彼岸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於

常任大高山亦以涅槃為彼岸也大彼岸者引之

智度論曰亦以涅槃為彼岸也

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弘六度曰

謝去也四流謂欲流有戒以守信也忍辱以

者布施以廣仁義也持戒以守信也忍辱以

為謙也精進以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

以通其理也善曰彼岸絕乎稱謂者若引

弘六度以明有僧釋摩維摩經注曰不可得

之而入有則去四流而現無若推之入無則

而有不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其有無不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而論曰欲流有疏無明疏曰高謝萬邦大智

頌曰俯弘時無瑞應經曰行六度無極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一心為禪也名言不得其性相隨

迎不見其終始良曰其道廣大各之言之亦

也求之迎而望之無不可見其終始之所由

象豈隨迎之法離有無豈可言之所得法無形

字言語斷之法如無形相如虛空故法無性

文選五十一

不可識

廣博而達其理不可以習意所生以及其事
者寂滅之道積之也涅槃寂滅也蓋積也
善曰妙法蓮華經曰昔任學地佛常教化音
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經曰音
謂善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向生法華經曰
諸佛弟子眾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
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復如是不能知周易
曰乾坤其易之蘊邪韓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韓曰幽深之谷本無
以響大鍾虛其體以受扣扣來無不應之
聲佛道於物亦如是無私也善曰周易曰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書大傳孔子曰夫山
衡曰呼於坑谷之中響立應禮記曰善持問
其如撞鍾叩之或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
聲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
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



風賦曰故無來而不况法身圓對規矩冥立
應兮何適莫之足與
鏡曰阿毗達摩二義一名無比法一名對法
也圓對蓋謂無滯闕也真立謂與冥昧之道
相會而勝鬘經曰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
不周也勝鬘經曰善曰圓對謂有感斯對而無
僧肇論曰法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
不千其慮禮記曰古之君子周旋中規折旋
冥矩無謀而動與事會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良曰言道合萬物善曰維摩經曰佛以一
音演說法眾隨類各得解脫周易曰稱以一
音施漢書曰聲者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記生
宮商角徵羽也
王室向曰菩薩下當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
運金剛般若經注曰諸法性空理無乖異謂
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
曰如者謂如來應如冥無復有之當世作佛託
來故曰如來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

生天維羅如維羅國父王名曰靜夫人曰妙
 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大人
 左氏傳曰會于憑五衍之軾拯溺逝川如鏡
 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善也善川之流日夜不止而
 聞四辟支佛之使濟矣如逝川之僧摩論曰騁六
 也言人救之使濟矣如逝川之僧摩論曰騁六
 通之神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善也善川之流日夜不止而
 行此言乘五乘一安車五衍五善也善川之流日夜不止而
 五善改馬左氏傳曰為憑四衢之軾蓋梁代諱
 衍故請與君之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開
 出溺為拯論語曰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開
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正語曰一正見二思惟三
 精進七正念八正見正思惟正語曰一正見二思惟三
 其入交喪失於道者也善曰開此八者大蔭
 論曰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善薩行僧肇

說八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曰一正見二思惟三
 達正念正定正見正思惟正語曰一正見二思惟三
 世與道相交也於是玄關幽鍵從才感而遂
 通遙源浚善本波酌而不竭道鏡之深遠也
 關鍵皆所以閉拒於門者言如來說前深妙
 道門遂通如長源深水酌取不竭也浚深也
 善曰玄關幽鍵難啟善捷易開靈運金剛般若
 經注曰玄關幽鍵難啟善捷易開靈運金剛般若
 幽關忽其離捷玄風暖以雲類字林曰捷門
 距周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遙源瀆波喻法海
 也文子曰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
 也所由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檀惠也捨止
 也羣有謂萬物善曰夫心愛衆生而行捨
 者捨則增愛非為實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捨
 之捨者及於衆生不施為不捨是以茲而施故羣
 有俱洽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各檀波羅蜜

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波羅蜜此言到彼
 為也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
 岸也羣有謂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
 故曰羣有僧肇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
 而物我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之向曰空
 俱一行空中行慈故為緣眾生為緣則慈善
 而慈者以眾生為緣故為緣眾生為緣則慈
 大士之慈離於實相離相而行慈則慈無
 緣生慈是為真實以斯而唱則慈無不周
 槃經曰得諸菩薩演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
 唱無緣之慈思益演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
 緣者不住法相反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演
 從緣散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演
 照之明而鑑窮沙界無私萬品無有不盡照
 者故以無私照之明而鑒極於沙數之界
 善曰夫以明照物明盡則照窮而勿照之明
 猶無得之得無得而得斯為真照何止鑑窮
 明斯為真明矣演真明而廣照何止鑑窮沙

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真照理無不統而
 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恒河所由以數
 佛為多界不如是導亡機之權而功濟塵劫
 也亡無也若聖人無機故不亂焉功濟於微
 則多感矣引以無機故不亂焉功濟於微塵
 便劫矣夫以機猶心導物善曰機謂機心也
 機心則結累斯起故誘人以無機之智何止
 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功濟諸華法華經
 照人之勤辯亡論曰魏氏功復盡末為塵一
 如人以勤辯亡論曰魏氏功復盡末為塵一
 為一劫此諸微塵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善曰
 數其劫復過是塵時義遠矣能事畢矣善曰
 曰天下隨時而義大矣我事畢矣善曰
 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善
 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聖化功濟微塵拂
 衣於娑羅樹間脫屣於金沙池中也履也善
 槃示有所終也對謂娑羅樹也履也善

曰方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槃經曰佛在
 拘尸那國力士生地阿利羅拔提河邊娑羅
 雙樹間亦時世尊臨涅槃史記武帝曰嗟乎
 吾誠得如黃帝吾親去妻子如脫屣耳拔河
 一各金惟恍惟忽從善本不皦不昧莫繫於去
 來復歸於無物道向不昧忽不昧無所從來亦無
 所去身歸涅槃復惟恍惟惚王弼曰恍惚無形
 子曰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惟惚惟惚無形
 不繫之類也又曰一者其上不皦其下不耀
 繩繫不可名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先而不耀
 濁而不可名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
 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法無去來
 常不在過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
 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相
 住故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寂不撓
 也
 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歇大矣哉謂游處也

撓亂也如來游處於三千大千世界雖行其
 化而無為之心寂然不動終無亂也濟其
 焚燎火也堅林謂眾木也佛以千張白壘經
 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其質雖盡其聖靈虛
 空不可盡歇也善曰答賓戲曰聖哲治之
 棲遑大千者謂一三千界下至阿毗地獄上
 非想天為一世界三千界為小千世界大千
 世界維摩經曰大千世界至千中千世界為
 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注曰寂
 謂寂滅常靜之大道廣雅曰梳亂也乃飽切
 繫經曰佛以千壘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
 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熙連
 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槃於天
 冠塔邊閣維摩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
 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
 度常住此正法既沒象教陵夷說謂如來也
 說法也善曰象教謂為形象以教人也陵夷積
 壞也善曰曇無羅識曰釋迦佛正法住世

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萬年穿鑿異端

論語曰文王既沒陵夷已見上文穿鑿異端

者以違方為得一異端競起違於大法以色

相執理以音聲求真自以為得道矣方法也

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

云杜預左氏傳注曰亦道也順非辯偽者比

微言於目論其偽理以順於非法以為是口辯

聖言於目前狹論也善曰禮記曰言為第一

辨順非而澤維摩經曰於眾言中微妙第一

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越表史記曰齊威王使

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自見其睫今知

王晉之失計不見毫毛而越之過是目論也

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並振積綱俱維絕紐

輪曰正法衰微六百歲九十六種諸外道邪

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七百歲又有比丘名馬鳴

要法皆伏其心復大行也幽讚謂遠助佛化

虛求謂虛心以求道言此二比丘能整積壞

之綱紀繫絕毀之紐帶振整也言大法之要

如人衣有紐帶也九善曰摩訶摩邪經曰正

法衰微六百歲已九善曰摩訶摩邪經曰正

競與破滅佛法有九善曰摩訶摩邪經曰正

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名曰馬鳴善說法

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燃正法炬周

易曰龍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

也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綱既振謝莊為

沈慶之答劉義宣書曰皇綱絕而後紐區夏

文曰更維說也陰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

華嚴經云不壞法雲徧覆一切法華經云三

芥無安猶如火宅眾苦所燒也言馬鳴龍樹

宅之難能行正法以濟眾善曰華嚴經曰不

壞法雲徧覆一切劉蚪法華經注曰雲譬應
身則殊形並現順撲不偏此則彌布徧覆之
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華師
曰真際實際法華經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
眾苦所燒我**曜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曉**翰
法華經云慧日大聖尊化萬物見明如日照於
道重深昏暗之處夜中亦曉善曰法華經
曰慧日大聖尊久乃說是法剎曰善薩負
淨照均明兩故曰慧日又曰諸子安穩得出
皆於四衢露坐爾雅曰四達謂之衢五達謂
之康頭陀經云何得悟慈心我見覆蔽欲雜毒
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開解
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搏頰之師鉢曰大品經
念處四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
道分言此諸品為佛法之要而二比丘與行
此法以伏外道亦猶晏子於搏頰之間而折
晉軍也晉欲伐齊使媿之齊饗使者使者折



亂齊樂而晏子聞之曰不出搏頰之間折衝千里
伐也孔子聞之曰不出搏頰之間折衝千里
搏頰之外者晏子謂也善曰言義徒精銳有
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摩曰於諸見不動而修
見晏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
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三十七品也羅什
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力七覺分
八正道分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良曰
之師已見上文**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良曰
六種謂外道破滅佛法也一為說喻其心皆
伏悉無障闕若無草木藩籬之固豁然以通
善曰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
注曰摩訶素言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
種論議辯亡論曰既而方廣東被教隸南移
城池無藩籬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隸南移
濟曰善曰華嚴經也教隸謂教人習法也隸習
也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周**周魯二莊親昭夜**
易曰君子以教隸無窮也周**周魯二莊親昭夜**

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王魯莊公

時夜恒星不見謂夜明也乃佛生之日也

其始而典籍亦善曰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

星不見也左氏傳史記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

然則周莊王曾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

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

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

在殿前以問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

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

此堂猶在明皇帝好佛手畫心像經歷寇難而

帝好佛功於義有疑張網集然後遺文間出列

剎相望日翰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

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往也問澄什結

輒於山西林遠肩隨乎江左矣羅什曰佛圖澄

高道之僧也結轍謂教跡多於吳善曰道林

惠遠二僧名並有高道皆游於吳善曰道林

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

西域咸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

以麻油雜齒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澈見掌中

如聖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

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

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破

秦漢以來蓋相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

入剎王義遠之遂與披禱解帶留連不能已又

齊道安符丕後還吳入襄陽南達荆州欲往
 羅浮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三十餘年影不
 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曰十
 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
 興書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頭陀寺
 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左西方為右頭陀寺
 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汗雲
 霞之所沃湯應經曰沃流也蕩動也善曰瑞
 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
 道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
 沙門秦言義訓勤行趨涅槃也周易曰利涉
 大川海賦曰膠瀉浩汗又曰濯泝濩濩雲
 沃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也薄迫也
 善曰山海經曰秦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
 賦曰陽鳥迴翼於高標揚雄反騷曰將恐日
 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雉紆餘紆餘曲直貌
 一雉



言也鍾會懷上賦曰都城過百雉國之紆餘東望平
 阜千里超忽出向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
 遠超信楚都之勝地也宗法師行繫珪璧擁錫
 來游善曰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東觀
 漢記馬衍說範永曰德珪璧其行束脩其心
 錫杖也衍說範永曰德珪璧其行束脩其心
 像莊子曰神以為宅生者綠業空則綠廢良
 農擁杖而起神以為宅生者綠業空則綠廢良
 宅居也言身從綠業皆空虛則存綠之心廢也
 善曰言身從綠業皆空虛則存綠之心廢也
 影從身業綠則離金光明經曰身象綠所成綠
 則起綠識識綠則離金光明經曰身象綠所成綠
 行緣識識綠則離金光明經曰身象綠所成綠
 觸緣受識識綠則離金光明經曰身象綠所成綠
 老死憂悲苦惱滅裂釋僧肇維摩經注曰存
 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業誰作諸法存

軀者惑理勝則惑亡存濟其軀身也言人志欲
道若惑知理存道勝則迷惑無也亡無也
善曰惑煩惚也言萬法雖廣解惑則起相受
生解者身心寂滅涅槃經注曰總生者愛身情也
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悟不惑遂欲捨百
齡於中身徇肌膚於猛鷲年之身言欲中捨百
也徇猶施也肌膚肉也猛鷲鷹也後伽經云
自在天王化身為鴿釋提桓因是諸天王化
身作鷹逐此鴿鴿來投我稱年已為身肉與鷹
代鴿也善曰鴿鴿來投我稱年已為身肉與鷹
尚書曰田巴報馮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
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瓚注曰
此身從物曰徇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嬉龍鬚
水班荆蔭松者久之向曰班荆蔭松謂山野
處

氏傳曰伍奔晉聲子曰晉遇之於鄭郊
班荆相與食楚辭曰山中兮芳杜若飲石
泉兮蔭松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
象鏡曰宋孝武皇帝時也言立方丈之室覆
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
人處環堵之室茨之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
丈高一丈面環一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堵
其小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蔭也堵言後
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府君諱覲音與江
夏郡名守職處也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
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為之薙
長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除冠軍為之薙
草開林置經行之室歷行息之薙處善曰周
禮曰薙草下士二人鄭玄曰薙草安西將
也法華經曰經行林中勤求佛道

軍郢州刺史江安伯濟陽蔡使君諱有善本宗

善曰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持

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

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善曰刹塔也

曰佛言劫佛滅後以全身舍利以法師景行

起七寶塔表刹莊嚴而供養也

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弟曰大迦葉佛大

行如迦葉故以頭陀為正真也善曰毛詩曰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禪也佛經曰彌勒佛

誦言大迦葉比丘五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

迦牟尼佛於大象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

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為稱後有僧勒法師貞節苦心求

首者用此者為也徒勤躬苦命于貞節曾植

仁養志擬九詠曰徒勤躬苦命于貞節曾植

求仁而得仁莊子纂脩堂宇未就而沒銑曰

後死也善曰國語祭公謀高軌難追截舟

易遠固不知軌跡也莊子曰藏舟於壑人以為

造化所運忽焉而終言歲月速也善曰魏

太祖祭橋玄文曰懿德高軌沈愛博容莊子

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

死生變化不可逃僧徒聞其無人攘搥毀而莫構

可為長太息矣銑曰攘搥也構起也善曰高

誘淮南子注曰撮捺也攘搥也惟齊繼五帝

洪名紐三王絕業善曰洪大也紐猶綴也高帝

太祖諱道成字紹伯蕭何二十四世孫受宋

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絕業封

禪書曰前聖所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曰良
 以永保鴻名王道而復嚴其父文王以禮記曰周人
 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格天光
 表之功弘啓興復啓開也格至光聖德上弘大
 善曰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又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元子
 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東觀漢記博
 士議曰除殘去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曰翰
 賊興復祖宗去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曰翰
 帝命惟新而萬物不改故曰舊物也安其下
 入濟其多難為君之道也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左氏傳伍員曰不
 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申生
 使人辭於孤突曰步中雅頌驟合韶濩韶向
 君老矣國家多難步中雅頌驟合韶濩韶向



樂濩湯樂言國家作規矩中於雅頌而合其
 正樂也善曰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濩
 所以養耳鄭玄曰韶炎區九譯沙場一候
 樂也濩湯樂也韶炎區九譯沙場一候
 炎區南方之蠻九重譯語而來朝天子也沙
 場亦邊方也一候者以伺候非常之事也一
 候者言少邊患也善曰十洲記曰炎洲南
 海中萬二千百里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
 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於周公尚書曰西
 被于流沙解嘲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粵在
 於建武焉善曰粵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即位
 改為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
 建武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
 潘維樹風江漢也蕃謂諸侯也維隅也言使
 觀政作藩衛彼一隅也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
 曰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
 第三子也封江夏郡王仍為持節都督司
 二州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郢司

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又擇方城之令典酌
龜蒙之故實銑曰方城楚也龜蒙魯也若款
行刑必問遺訓而容於故實言江夏王為郢
州亦有此事也善曰方城謂楚龜蒙謂魯
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又隨武子
曰焉教焉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
蒙遂荒之對曰賦事行刑而容於故實也政
肅刑清於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
行事彭城劉府君諱誼翰曰誼爲江夏內史
周事故曰行事以順勳則刑罰清左氏傳先軫
曰取威定霸於是乎在蕭子顯齊書劉誼字
士穆爲江夏王郢州行事者謂王年幼內史
代之以行州府智刃所由作遊日新月故曰
事故稱行事也



既智之理斷割之道如月刃之利善政來者
爲日新去而過者爲月故善曰莊子曰庖
丁爲文惠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
解千牛而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
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
刃必有餘地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於遊
無忘其道勝之韻虛往實歸銑曰虛心求物
所不能也道勝之韻虛往實歸銑曰虛心求物
今乃捨梵志道學沙門法豈獨太其問如勝
尼葉荅曰言佛道最勝莊子曰常季問於
不議虛而以此寺業廢於已安功墜於祭
豈慨深覆篲悲同棄井翰曰慨恨也篲土籠
爲山少一篲之土而不成山者有掘井雖深
將及泉而棄者皆喻此寺廢於已安墜於幾
立也善曰論語曰譬如爲山雖覆一篲進
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若掘井掘井九仞

卷之二十一

六

入之好惡我萬品之不同 崖谷共清風泉相

渙金姿寶相永藉閑安 寶相言佛之靈象也

此處可以長籍幽閑安樂之事 善曰周易

曰風行水上渙金光明 經曰如來之身金色

微妙其明照曜如金山王又曰光明熾盛無

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大聚楚辭曰像設居

室肅息心了義終焉游集曰六灌了頂經曰息

閑安本原是故名沙門勝鬘經曰是故世尊

依於了義一向記說 珽固終南山賦曰固仙

靈之所 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

屈知寺任永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

鍾鼎 向曰事功謂成也言有成功者必鏤功

曰民功曰庸事功曰勞凡有功德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

勳銘于景鍾 卓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昂有

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義功烈 言時稱代

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 言時稱代

善本作 亦樹碑於宗廟世彌積功宣身逾

遠而名紹 銑曰言鏤文樹碑則年代彌多而

繼而不絕積多也 善曰左氏傳曰李武子

以所得齊之兵作林 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

詩功大夫稱伐祭鬯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

而德彌劬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曰劬美也高

敢寓言於彫篆庶髮髯乎眾妙 翰曰寓寄也

也庶近也髮髯不分明貌言我敢寄言於文

字者近亦不明乎象妙之門 善曰法言於文

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 其辭曰

刻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其辭曰



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善曰天地初分之時也

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清涉器千名含

靈萬族者謂之器器謂品物也周易曰形而下

品千名春秋元命苞曰蛟行象息蠕動蚰蜚

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龍賦曰摠羨惡而

融會播萬源上派澆風下黷濟源自淳和之

而澆薄之風垢濁於下驥垢濁也善曰莊

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濤淳散朴淮南子以

源也字林曰黷特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

塵為岳積老塵飛為岳善曰瑞應海情想

傷世間沒於愛欲之海百法論曰情塵之意

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沉於愛河則妻子財帛

善日積亦見多為惡日積亦多也皇矣能

仁撫期命世翰曰皇大道也撫期謂千年斯

年之期而命跡於世也善曰毛詩曰皇矣

上帝臨下有赫天竺言釋迦牟尼此言能仁

不退轉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劉蚪曰能仁

哀此忍立俯來拯拔故曰五百年瑞應經曰

運之至當下作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

者其間必有名也乃瞻中土聿來迦衛言佛

之將見於世乃瞻願中土疾來生迦衛之國

也迦衛之國在天地之中故言中土聿來也

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又曰奄有大千遂荒

三界良曰奄同荒理也善曰毛詩曰奄有

沙筆三千大千世界為一佛土又曰殷鑒

來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救濟衆生

四門幽求六歲向出游東城門天帝化為病



兒乃迴車而還悲念生入目有此患又出南
門天帝化為老人復念生入目有此患又出南
又出西門天帝化為死人復念生入目有此患又
為快乃念道清淨不欲在家故云篋鑿四門
也後太子居於深山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
目一善不成道終不起端坐六年故云幽求
六歲善曰毛詩曰殷鑒不遠瑞應經曰太
子至十四啓王出遊始出城東門天帝化作
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念人迴車
壯不化太子出城西門天帝化為人迴車
而還念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快即迴車
帝化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
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箕坐月食
一麻一麥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善曰勝鬘經
瑞坐六年亦既成德妙盡無為善曰勝鬘經
曰唯有如來化就一文注切帝獻方石天開淥池
功德無為已見上文



翰曰瑞應經云佛成道見敵衣取欲浣之天
帝知佛意即取四方成道見敵衣取欲浣之天
言可以浣衣是為帝獻方石云佛得用是
澡漱天帝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
為天開淥池也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
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善曰瑞應經曰佛還樹下
上用取四方成道見敵衣取欲浣之天
用浣衣又曰成道見敵衣取欲浣之天
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深漱天帝知佛意
下以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是
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連河瑞應經云時
以自然神通斷有寶樹其枝自低下佛因攀
出無所攀池上寶樹起高出人頭令底甚疾
佛以自然神通斷有寶樹起高出人頭令底甚疾
塵佛在法華經曰諸寶樹華葉光茂
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深浴畢欲出無
所攀池上素枝下就佛和絕大脩好通莊九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和絕大脩好通莊九

折安步三危神曰九折三危阻險皆通安步

而行也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平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平

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士易農尚書曰

三苗於川靜波澄龍翔雲起靜雲起謂其應

感也善曰頭陀經曰佛性海頌惱風息波

浪不生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善曰佛性海頌惱風息波

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觀風者山廣運給園多

士多謂者山比者閣也善曰法華經曰孤獨

俱舍城者閣嶺山中與大般若經曰佛在舍

衛國祇樹給俱毛詩曰濟多士象千金粟來

儀文殊戾止世文殊師利佛弟子也戾至也



尚書曰鳳皇來儀文殊大士是往古文毛詩曰魯

侯矣應乾動寂順民終始而地安而佛應之

以順人性終始不已善曰春秋元命苞曰

乾動川靜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順乎民

始也死人之生入之法本不然今則無滅善曰維摩

猶無形也無滅謂不生不滅也善曰維摩

小乘觀法本自不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

雖闡希夷未缺翰曰象正謂正法也闡微也

法華微然其無為之道未缺闡微也善曰象

無所不通於昭有齊式戒字作揚洪烈釋網

更維玄津重柶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脩其懷法將

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脩其懷法將也言齊有美明之德用舉大業脩其懷法將

而得其禱也善持使之復存又如在舟上於濟昭

于天班固漢書述曰揚洪烈僧錄略序洪烈法門揚

音義章昭曰柶穢也音喬翊泄切玄律韻書惟音義章昭曰柶穢也音喬翊泄切玄律韻書惟

此名區禪慧攸託禪靜智之人所託居也善行也禪慧傍倚善本

據崇巖臨眺通壑濟曰眺忽臨眺夫舊卿說

邪視也眺溝池湘漢堆阜衡霍崇巖自得奇趣

漢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高漢則以湘漢如溝池之小衡霍如堆阜之高

之故以湘漢為溝池衡霍為堆阜也史

臚武亭臯幽幽林薄臚武亭臯幽幽林薄

善曰毛詩曰周原臚臚董茶如秩斯上林賦曰善曰毛詩曰周原臚臚董茶如秩斯上林賦曰

亭臯千里靡不被菜毛詩曰秩斯上林賦曰亭臯千里靡不被菜毛詩曰秩斯上林賦曰

南山鄭玄周禮注曰深草曰薄林媚茲邦后法

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林媚茲邦后法

流是挹言銑江媚愛也邦后謂江挹酌也法流

媚茲一詩人曰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翰曰茂盛也

明宿命明漏蓋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感也明宿命明漏蓋明言江夏王感此真氣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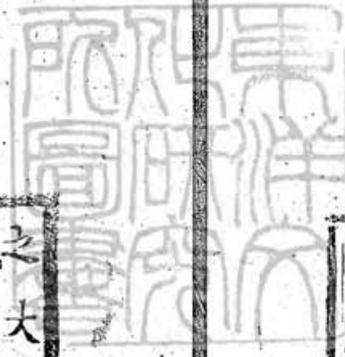
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六入謂眼入色耳入聲鼻入香舌入味身入

維摩經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六通生從三維摩經入法也言其情超越於六通生從三

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為三明維摩

靈宇載懷興葺良曰靈宇寺也葺脩也楚辭曰善

靈宇載懷興葺良曰靈宇寺也葺脩也楚辭曰善



葺之予荷蓋王逸丹刻暈飛輪與煥離立
注曰葺蓋屋也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之輪輪困高大也
 丹刻謂殿宇丹色而刻鏤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免文章貌暈雉也離鳳也言丹青文彩似之
 善曰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楹
 預曰刻鏤也毛詩曰如翬斯飛君子攸躋鄭
 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禮記曰晉獻文子
 成室晉大夫張老曰義我輪焉義我與
 焉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鳳皇殿春秋
 元命苞曰火離為鳳劉劭魏文帝謀曰鳳皇
 立象設既闢辟容已安也向曰象謂佛之形象
 翦之貌言佛像既已開設而有潤澤之容常安
 於此也佛善曰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孟
 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桂深冬燠
 睍然見於面趙岐曰睍潤澤之貌也桂深冬燠
 於松疎夏寒銑曰深謂葉密也燠暖也桂氣
 六所冬燠何所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爾雅曰燠暖也神足游息靈心往還
 善曰楚辭曰桂何

經曰佛已神足勝幡西振貞石南刊良曰勝
 適齋單日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良曰勝
 西謂佛教來自西也振舉也貞堅也南謂在
 國南也刊刻也善曰維摩經曰降服四種
 魔勝幡建道場彌衡顏子
 碑曰乃刊玄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向曰安陸郡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郡善本無人也翰曰

東海郡為東蘭陵郡善本無人也善曰蕭子顯齊

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蕭

何居沛至孫侍中彪居東海蘭陵郡中朝亂淮陰

令愨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僑置本稷契身佐

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



籙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
 將興之符應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
 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
 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
 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
 武王陽也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
 合膺籙次相代尚書堯璣蕭曹扶翼漢祖滅
 鈐孔子曰五帝出受籙圖
秦項以寧亂魏氏時乘善本亦於前皇齊握
符於後銑曰蕭何曹參天時而為天子齊帝
 又握天符而為天子魏曹參後也齊蕭何後
 也善曰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
 及文武康僅克安民周易曰時乘六龍以靈
 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神基謂蕭

何之祚也言其祚長如河之流高如山岳極
 至于天以比其峻也積石山也言河水流於
 積石山下因言積石流也崧高唯嶽峻極于天
 河積石于龍門毛詩曰崧高唯嶽峻極于天
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安陸王宣皇帝
 也高帝即位追尊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
 太祖高皇帝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
 人為冠軍將軍大相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
 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
 葛誕各蓋海內又考景皇帝舍道居貞卷懷
 曰鄧遐氣蓋當時
前代齊曰考父貞正也言舍道居貞可卷懷
 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
 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
 順以從上也論語曰仲尼居公舍辰象之
 鄉黨卷懷道義宋均曰懷臧也
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星也河岳之精靈雄聖

成象王弼曰象况日月星辰辰孝經授神契曰

五嶽之精仁明氣蘊粉風雲身負日月蘊積

也身負日月言其明也善曰論衡曰谷子

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然則賢者有

風雲之智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

蔡之問太公任吊之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

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立身作善本可摸從善本置

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照善本作法也

曰外謂貌也內謂心也善曰仲長子昌言

曰規矩可摸者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官頌曰

而英華外發又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經

地義之德因心必盡者因於心也行孝善曰孝

之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簡久遠大之方

率由斯至良曰言有可大之道自用於此而

善曰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

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諳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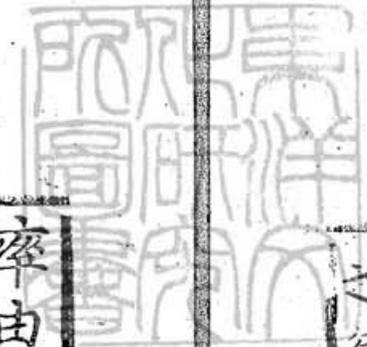
酌其道德之源者游泳其淺深不可測也潛

行於水曰泳也向曰懷歸也日用而不知

者言歸其道者其人遷善由日用其道而不

知之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

不知而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



也先信洽合也一德謂法令畫一也爽差也
善曰典引曰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尚書曰德
惟不吉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
向曰言歸其德而自來此應蓋不言而治
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默然而成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
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事之年
善曰漢書曰王陽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
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尚書帝曰疇咨
若時登庸惟能軍靡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
曰茲事惟能軍靡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
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善本無略也
軍靡以毛為之以指麾也命謂天子之命也
言天子命之以受其戎旅之服序次序也
督謂監督軍事也方部謂官此方部統也
也濟曰言國史具述其事此文可畧而不

言也善曰周禮曰建大麾以由然麾旌旗

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服也方部

之州九十三部置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語注曰水德方衰天命未改也水德謂宋祚

略簡也善曰左氏傳王孫滿

未終善曰左氏傳王孫滿

曰今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也水德謂宋祚

作鎮淮泗向曰太祖高皇帝龍嶧喻升為天

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善曰蕭子

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為冠

軍將軍鎮淮陰也淮泗二水名善曰蕭子

躍在淵自試也孫卿子曰見龍在田時舍也

身端行以俟其時潘岳金谷子博學深謀脩

會詩曰遂擁朱旌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

中夜九迴亂夕驚不安之志至於中夜九迴

思慮也揚驚也善曰論語子曰桓公九迴

諸侯不以兵軍管神之力量也如其仁如其仁

諸侯不以兵軍管神之力量也如其仁如其仁

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司龕堪世拯亂之情

獨用懷抱雅向曰龕龕勝也也枯耽切廣深圖密慮

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陪奉太祖

左右善曰漢書劉向上蓋同王子洛濱之

歲實惟辟彊內侍之年濱向曰王子晉初將洛

侍中羊十五言平安陸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

善曰周書曰晉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

五而言五稱而三窮歸告曰太子喬者周靈

王太子晉也張好吹笙作鳳鳴遊伊維之間起

漢書留侯子張辟強為侍中與書王聖上疏

子聖懷叢言中旨善曰晉中與書王聖上疏

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王好文學之

士曰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梁王門也入掌綸誥

謂為中書郎也綸誥謂天子制勅之言使

掌之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

王文學中書郎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

禮記曰王言如蘭桂有芬清暉自遠香也言

其德如蘭桂之有香也又清明光暉其心自

遠善曰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若蘭芬也楚

辭曰椒桂之耀以顯覆王逸注曰言已見先賢

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于皇天

清暉光帝子出于字震日衣青光袁芳曰震

也言齊為木德將登帝位故云帝出于震日

木方青光宋表曰為日精所之羽翼方軌茅社

故以為名未神以其方色衣之乃封緬為王

俾侯安陸軌猶並跡也言與古者諸侯並跡

而封土地受其茅土以立其社也俾侯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齊受俾緬封安陸侯漢

書曰江夏郡有安陸縣尚書緯曰天子社東

方青南方赤西方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

封諸侯各取方土宜以魯茅受瑞折珪遂荒

以爲社毛詩曰俾侯于魯茅受瑞折珪遂荒

雲野符信然與天子各執一故云分荒理也

雲野即雲夢澤屬安陸故言之瑞猶符信

也典瑞掌玉瑞鄭玄曰人執曰瑞瑞猶符信

爵遂荒已見上文雲野之珪檐人之式掌儲

命帝難其人庶子曰式用也緬時入為太子

君太子也帝難其人故云用也緬時入為太子

也善曰漢書疏廣曰太子重之儲副君也難有

書禹曰惟帝其難之孔安國公以宗室羽儀

曰言帝堯亦以知之為難國公以宗室羽儀

允膺嘉選顯齊書曰信也膺當也善曰蕭子

羽鴻漸于陸其協隆三善仰敷四德銑曰協

敷布也三善謂嘉事君事父事長也易曰君子

體仁足以長仁嘉事君事父事長也易曰君子

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以布於天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

謂自九官等諸任職也奕差也謂至齊也其任謂

權衡謂後理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唯繩連體權

衡合德百工絲馬以定法而皇情眷眷慮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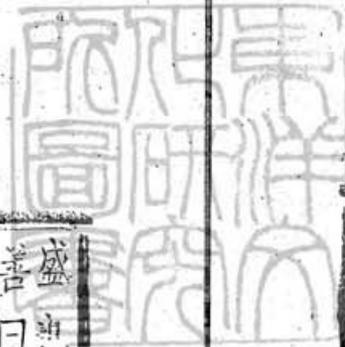
求瘼之謂欲使細為吳郡太守也病者將為除

瘼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

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善曰姑蘇地名切重也

康伯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海惟都會

殷阜隄負提字封百萬會於此郡也殷六阜



盛也史記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

江五湘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賦曰百

揚殷阜薛琇注曰殷盛阜大會也今為賦曰百

善曰史記謂地之頃畝都稱也百萬言多也

舉四積土為內也韋全趙之袷服叢臺方此為

劣臺趙王臺名也言趙雖盛比之吳郡其為

力昂也善曰鄒陽上書曰夫全趙之時武臨

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衆翰曰臨淄齊國入

秦之吳郡亦何足稱盛也善曰戰國策蘇

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

楚亦吳也謂緬吞吳并楚故也善曰蕭子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possibly a page or section identifier.

我太祖公鴻飛充豫劉琨勸進表曰奄有舊吳
牽秀相孫楚詩曰受茲明命作守西疆漢書
音義孟康曰舊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
名吳為東楚也

字小人無用善本上德綏用中典銑曰綏安

善曰論語識曰伯夷叔齊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
紀曰丁固父覽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

夫子尚書王曰無或敢伏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
父尚書王曰無或敢伏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以疑獄
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得情而弗喜張湯曰哀其有罪善曰漢書曰
義決矣如獄論語曾子曰倪寬為獄獄掾以古法

散久矣如獄論語曾子曰倪寬為獄獄掾以古法
讓而同歸濟曰宿有爭訟不決者皆沐細化

魯恭為中牟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雖
年州郡不決恭平理曲直各退自相責讓

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



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氓庶不能尚

也翰曰春申君黃歇封江東十二縣鄧攸唯

飲吳水一郡皆濟也封疆外也緝熙和熙養也

氓庶百姓也善曰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

黃歇為相號春申君請封於江東王許之因

城吳故墟以自為都也國語史伯謂鄭桓公

曰加之吳郡太守吳人饑死攸到表賑貸臺

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饑死攸到表賑貸臺

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不受夏首

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夏首
潘要任重推轂向曰夏首水口名也言此處
為荊州牧也古之遣將而天子皆親為推車
較送之鎮荊州并有軍故也善曰楚辭曰
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
闡以外將寡人制之衿帶中流地殷江漢殷正

阻也言荊州以江流為之衿帶其地正當江之

帶咽喉尚書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衡巫

二山名曰善曰衡巫三江名西通鄧水

陸之塗三百里善曰鄧水名三傳曰鄧南

今杜預曰鄧縣今鄧縣南有鄧城蜀都賦曰水陸所

臻是惟形勝閩外莫先之如門限之內邦畿

畿之外如門限之外也莫先者天下無先也

善曰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史記馮唐

曰上古王者遣將也閩以內寡人制之閩以

外將軍制之鄭玄禮記注曰閩門限也苦本

切建麾作牧明德攸在為之曰麾善曰蕭子顯

齊書曰緬轉鄆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以封

藩國又曰入命作牧尚書王曰文王克明德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銑曰暴曬也陽日

秋日之盛和人皆畏其光愛其温也孟子曰江

漢以濯之秋陽也左氏傳曰暴之暴母遽曰周之秋於

夏為盛陽也趙衰趙盾之執賢對曰趙衰冬日澤無不漸

蝮蟻之穴靡遺良賦曰漸入靡無也善曰西

尸子曰舜之德蟻其猶河海乎千仞明無不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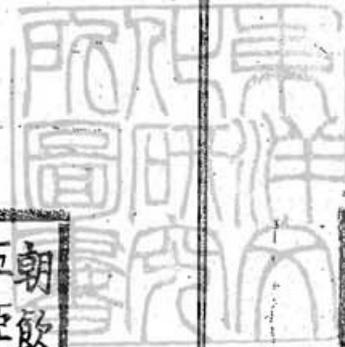
容光之微必照曰濟曰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趙

岐曰容光幽微也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

言大明照幽微也善曰史記臯陶曰近可遠在已而及於人



運向曰八風入子風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
 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典引曰仁風翔于
 海表左氏傳子罕曰天生五才民並用之廢
 可一不遠無不懷邇無不肅王賡曰阮嗣宗勸晉
 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救人不覩晨飲之
 羊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劉寵字宗魯遷會
 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
 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
 未嘗到郡縣佗時吏微蒞不對曰山谷鄙老生
 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
 不夜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
 去故戮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
 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是家語曰孔子為
 大司寇初魯之取羊者為政也則沈猶氏飲其羊
 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飲其羊



朝飲其羊也 譽表六條功景萬里

五臣注同 察人所疾苦 寬失職者二 曰察墨綬
 條一曰居官之理者三 曰察盜賊四 曰察犯由
 長吏居官之理者三 曰察盜賊四 曰察犯由
 律五曰察人有孝悌廉潔六曰察吏不善曰
 錢穀放散者功最萬里言風化遠也 善曰
 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民疾苦
 冤失職者察墨綬長吏以上居官政狀察盜
 賊為民之害及大姦猾者察犯田律四時禁
 者察民有孝悌廉潔行脩正茂才異等者察
 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茂才異等者察
 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祖
 緝屬不絕課更以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祖
 度曰刺史居深門之最揚雄為益州刺史作節
 還居近侍兼饗戎秩 騎將軍也 饗當也 戎秩
 謂武職也 善曰蕭子顯齊書 侯府寄隆儲
 曰緬遜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書 侯府寄隆儲
 端任顯 緬為太子詹事也 官也 儲端任顯謂

領軍延康置於漢北軍中候之子家東西兩晉

也漢書曰詹事秦官掌皇太子之室

茲選特難向人任之特難也羊琇願言而匪

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同年相愛嘗謂武帝曰

若得天下用我為領護軍太子詹事不為詹

許之後武帝即位為領護軍太子詹事不為詹

國將軍領太子詹事又謝琰征羌有功善曰晉

諸公讚曰羊琇字雅故云謝琰後至也善曰晉

世祖同相善琇字雅故云謝琰後至也善曰晉

領護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後富貴時見用與

護軍特進何法盛晉中興書陳郡謝錄曰琰

字琰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事升降二君本

距氏進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

字琰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事升降二君本

作宮令績斯侯於此言其政善之功可待成

待也善曰蕭子顯齊書禁旅尊嚴主器彌

曰緬遷中領軍太子詹事

固所職也主器謂天子也緬為詹事以奉其

子而勤誠益固矣彌益也周易曰主器者莫

若長禹穴神皋地埒分陝稽太守也禹穴會

稽山有孔穴人傳禹入此穴中皋地也其地

肥沃故云神皋分陝謂陝以東周公主之

以分陝之公事相校其美也陝地亦善

南史有琅邪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

山二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

子求此任也東渚巨善本海南望秦稽

受分陝之任也東渚巨善本海南望秦稽

西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曰漢書曰司馬遷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

書分陝之任也東渚巨善本海南望秦稽

子求此任也東渚巨善本海南望秦稽

巨求此任也東渚巨善本海南望秦稽

山二也言會稽東渚有大海也秦望山會稽

南史有琅邪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

救水到名茅山上茅山大會
計吏更名茅山曰茅大會
淵藪胥萃藿桓蒲

攸在良相萃聚也昔者鄭國多盜賊淵藪大澤也
之澤也藿蒲草也依所也言會稽有盜亦如

下通逃主鄭國多盜聚人於藿蒲之澤不貨
忍盜而寬鄭國多盜聚人於藿蒲之澤不貨

殖之民千金比室善本有千屋字之貨也言家
日漢書曰千乘之國必有郭壘之內雲屋萬

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郭壘之內雲屋萬
家翰曰郭壘猶郭邑也雲屋謂高樓上及雲

歌倚華楹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多奸盜皆豪
屋或為華楹刑政繁倍於常而舊土南山群盜未足

富雖刑以詳正使其一也舊土南山群盜未足
所然難刑以詳正使其一也舊土南山群盜未足

云多山盜賊阻山橫行劫劫良人遵為治二
云多山盜賊阻山橫行劫劫良人遵為治二

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王鳳事
導徵為諫議大夫守京兆尹事

蘇月間盜賊肅清渤海亂繩方斯易理
蘇月間盜賊肅清渤海亂繩方斯易理

帝息之遂曰臣聞理盜賊並起帝問藿遂曰何
以息之遂曰臣聞理盜賊並起帝問藿遂曰何

也唯緩之然後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也唯緩之然後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亂繩何以息也唯緩之然後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亂繩何以息也唯緩之然後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事上許宜從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濟曰下
事上許宜從公下車敷化風動神行濟曰下

不也顯奇書曰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善曰蕭
不也顯奇書曰神行言化無所不至也善曰蕭

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
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悚息謝承後

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咸教克平太玄經曰
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咸教克平太玄經曰

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誠恕既孚鈞距靡用
風動雷興謝承後漢書誠恕既孚鈞距靡用

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土誠恕既孚鈞距靡用
曰威令神行征艾朔土誠恕既孚鈞距靡用

云多也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
云多也間賊亂盡除言南山之盜比會稽未足

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王鳳事
山羣盜備宗數百人為吏民害於王鳳事

蘇月間盜賊肅清渤海亂繩方斯易理
蘇月間盜賊肅清渤海亂繩方斯易理

帝息之遂曰臣聞理盜賊並起帝問藿遂曰何
帝息之遂曰臣聞理盜賊並起帝問藿遂曰何

也唯緩之然後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也唯緩之然後太守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



翰曰通廣漢為京兆尹尤善鈞距以得事情
 也孚信鈞致距閉靡無也言致其刑罰以閉
 奸路而緬善為會稽誠心恕物為人助信則鈞
 距無用趙廣漢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
 漢書曰趙廣漢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
 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
 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灼曰鈞致也距則知
 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及馬使對
 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
 術也為不待赭汗之權而奸渠必翦帝時長安
 市偷盜充多百賈苦之乃使張敞為京兆尹
 敞問長安父老偷盜者長數人敞捨其罪令
 捕諸賊願以自贖其偷盜者乃以偷長為吏
 賊驚駭願受一署敞乃以偷長為吏遣歸恐
 置酒其餘賊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
 衣吏乃半里門出有赤色汗衣者收縛之得
 百人皆罪之由是清治也言緬善為政不待
 詐而奸惡之長必見誅翦也善曰漢書曰此



張敞守京兆尹召見諸偷首長數人因貫其
 罪犯宿召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貫其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
 吏遣歸府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
 行其衣吏坐里間出者行赭汗收縛之
 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曰鐵厥渠魁
 渠大也無假黑里善本作端之籍而惡子咸
 誅慈仁移惡子性偏著里端此云黑者蓋後
 人書寫之誤里端謂以法令著於里問也藉
 里端也善注同被以哀矜孚以信順也善曰
 誅也善注同被以哀矜孚以信順也善曰
 哀矜已善注同被以哀矜孚以信順也善曰
 見上文南陽葦杖未或善字本作比其仁濟詩
 外傳云老蒲為葦也葦杖即蒲鞭也後漢劉
 寬為南陽太守吏人有過以蒲鞭撻之示辱
 而已言此蒲鞭未可比緬之仁政也善曰
 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文緬之仁政也善曰

陽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

酒歌曰蒲鞭無怪之曹植對穎川時雨無以豐其澤人利之言緬之為政雖穎川之惠無

以穎川化如時雨擊虞曰字細侯光武拜為穎川公攬轡升車牧川善本作典郡善曰范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感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

達民祗非待期月子向曰苟有神也善曰論語年有成三老安少懷塗歌里詠德也歌善曰其

論語子曰老者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日若如也人好其德音如椒蘭也善曰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

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若振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權若親戚芬若

若椒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權若親戚芬若若振蘭漢書刑法志曰鄰國望我權若親戚芬若

塗忘遠執勅曰麾旆反謂去官也古者刺史行皆百姓戀也濟曰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

倫將去官百姓攀車駕呼又侯霸為臨淮太守言緜之去官人有此戀皆爭道而前以請其

漢記曰秦彭宇不知疲也塗道也而善曰東觀漢記曰其遠路不國平為開陽城門侯後拜相

川太守老弱攀車帝號填道元日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保守臨淮更始元年遣謁者侯盛齋璽書徵霸曰願復留霸暮年使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子翰曰後漢寇恂為潁川太守盜賊百姓遮天子道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

書曰何武為宛州刺史徙京兆尹其所居亦
 無異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
 內太守徵入為金吾類川盜賊羣起車駕南
 征恂從到頓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
 陛下復能寇君
 一陵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過善本
 千里完善本無千里字善曰左氏傳屈北指
 峻潼平塗不過七百言山川險阻平塗不過
 七百陰縣界伏蒲正唯論曰壽春北接梁宋
 水華陰縣界伏蒲正唯論曰壽春北接梁宋
 平塗不過七百西接嶢武關路曾不盈千二
 關也李奇曰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
 盈千里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
 關也李奇曰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嶢山
 王隱晉書庾翼表曰襄蠻陬侯夷徽古重
 陽北去河洛不盈千里
 萬里濟曰陬聚微居也善曰魏都賦曰蠻
 陬夷落張揖漢書注曰微塞也木柵



水為夷狄界也魏都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
 城剽邑得入也蠻夷聚居時為人患俘謂生
 曰賈逵國語注曰戎國取人曰俘漢書鼎錯
 上兵事曰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
 城屠邑驅略畜產小羣盜以百數掠禽鄉里
 數千人攻城剽邑小羣盜以百數掠禽鄉里
 方取也畧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
 時不怠以驚曰鼓烽皆所推埋穿掘之黨阡陌
 成羣銑曰推埋謂劫殺入而埋之穿掘謂發
 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也傲法侮吏之
 人曾莫禁禦欺禦止慢侮累藩咸受其敵歷
 政所不能裁亦不能裁制也歷任為政於此者

不如案也此言燕必懼而內牛日以至以饗土
大其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以子小人也言葛伯
迎其君子小入以盡其迎其子小人也言葛伯
之民喜湯來征也塞陌言多而滿道也謂
緬行征伐而人服悅亦如此也善注同失
義犬羊其來久矣善濟曰漢書名臣奏曰大尉
據應劭等議以爲鮮卑徵賦嚴切唯利是求
牌在漢北犬羊爲群
論曰謂後魏主欽賦百姓嚴切也善曰左
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出入秦唯利
是視又曰首鼠疆界災蠹彌廣或前或後也
唯好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或前或後也
善曰善曰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鼠與長
壽共一禿翁何爲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
前一却以喻殘賊蠹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
木蠹也扇舉也喻殘賊也蠹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鏡曰扇舉也喻殘賊也蠹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言行忠信之德也



後待期之信

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戶下參思其微
杯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
意六本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抱兒當戶欲吾清也
門弱以惠政得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
助州牧行部西河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馬逢迎役問曰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
到喜故束迎使君何日辛當還童諸小兒復送
至郭門外問使君何日辛當還童諸小兒復送
告之野亭還期乃往役重信得人心皆負諸
即止野亭還期乃往役重信得人心皆負諸
也五臣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後漢
注同臣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後漢
表與爲安定屬國都尉有羌戎豪帥首長感
其恩德遂遺負馬二匹金鑲八枚與乃召
主簿於羌戎之前以酒醉地曰馬如羊不以
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言雖賤如羊

卷之二十一

日

一

乘亦不用也而况於貴乎靡無人也善曰范
曄後漢書曰張魚字然明嫩煌人也遷安
屬國都尉羌戎豪帥感魚恩德上馬而召
先零酋長又遺金鑿八枚使馬如羊不以
簿於諸羌如粟不酒入地曰使馬如羊不
入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雉心懷豚魚不爽中翰曰雉心懷豚魚不爽中翰曰雉心懷豚魚不爽中翰曰雉心懷豚魚不爽

尹表安使所親往觀之與親俱坐桑下有
過傍有童兒其雉不驚親曰何不捕之兒
雉方將雛不可取也恭之仁政所致言細
仁政雖雉必懷其德也爽差也言其有信
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觀漢記曰
年河南尹表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怨掾
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
其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
雛親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
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周二易曰信及豚魚

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向曰蠻夷感其仁

落望緬恩德而來也善曰廣雅曰落謂村
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

推直髻髮側首日拜門闕夷結髮之形善

曰漢書子曰尉佗髻髮首弁服滿塗夷歌成韻

踞淮南子曰尉佗髻髮首弁服滿塗夷歌成韻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滿於道也各以其方

樂為歌謠成其音韻也善曰尚書曰鳥夷

弁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唐叢等慕化歸

九刺史朱輔上疏曰夷歌成章唐叢等慕化歸

義作詩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善曰數布也

三章也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善曰數布也

既者何盡也毛萇疆民獷俗反志遷情曰

詩傳曰具俱也毛萇疆民獷俗反志遷情曰

強暴之入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

遷情歸善也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

曰獷覺寤之類劉駒駮與李子堅書風塵不

曰吏民強獷此屋為賊獷古並切

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向曰蠻夷感其仁

落望緬恩德而來也善曰廣雅曰落謂村
居也左氏傳曰衛遷邢于夷儀邢遷如歸也

推直髻髮側首日拜門闕夷結髮之形善

曰漢書子曰尉佗髻髮首弁服滿塗夷歌成韻

踞淮南子曰尉佗髻髮首弁服滿塗夷歌成韻

良曰蠻夷以草為服行滿於道也各以其方

樂為歌謠成其音韻也善曰尚書曰鳥夷

弁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唐叢等慕化歸

九刺史朱輔上疏曰夷歌成章唐叢等慕化歸

義作詩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善曰數布也

三章也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善曰數布也

既者何盡也毛萇疆民獷俗反志遷情曰

詩傳曰具俱也毛萇疆民獷俗反志遷情曰

強暴之入獷惡之俗皆沐其仁化反其本志

遷情歸善也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

曰獷覺寤之類劉駒駮與李子堅書風塵不

曰吏民強獷此屋為賊獷古並切

起園圍

善本作園字

寂寞

向曰園圍也

富商

野次宿秉

記曰

蔡彤為遼東太守

野無

富商

野次

宿秉

停蓄

側眉反

銑曰

一次舍也

野合

言不遇盜

積禾

東溥之於田也

善曰

國語

叔向曰

王渙

於道

毛詩曰

彼有遺秉

此有滯穗

又曰

于彼

田畝

毛曰

蠲綠

蝗弗起

豺虎

遠跡

食苗

者豺虎

之害人

善曰

范曄

後漢書曰

均字

叔平南陽人

也遷

九江

太守

郡多虎

屬縣

可一患

常設

隙而

猶多

傷害

散去

四

北狄

懼威

關塞

謐靜

界者

四

北狄

懼威

關塞

謐靜

與東

渡江

後山

陽楚

沛多

蝗其

南牧

謂齊

在南

畏齊

德也

善曰

奕狄

謂懼

相問

之言

不取

有東

不取

復窺

塞過

秦論

曰方

欲振

秦代

之向

曰振

舉策

也席

卷謂

紫蓋

於咸

陽將

龍駕

於伊

洛侍

並為

魏所

都也

善曰

楚辭

曰龍

而違

疾彌

留歛

馬大

漸謂

疾病

書曰

疾大

漸謂

疾漸

重將

死也

也曰

疾大

漸謂

疾漸

重將

死也

善曰

疾大

漸謂

疾漸

重將

死也

善曰

疾大

漸謂

疾漸

重將

死也

善曰

疾大

漸謂

疾漸

重將

死也

未桑婦不善本下字機婦感未耕具言耕夫桑

植荀侯謀曰機女投杼農夫輟耕也參請門

衢並走羣望川翰曰參請謂問疾也羣望謂山

善曰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群望也維永明

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

城府颯然庶僚如實向曰颯然謂空而無人

善曰言眾官如零落有所失也男女老幼大臨

去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言舉

國男女老幼哭臨於街衢其聲響相傳接而

於里號巷哭滅榮緒晉書曰羊估薨夷羣戎

落幽遠必至居部望城拊膺震動郭

邑並求入奉靈觀楚潘司抑而弗許良曰

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

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翰曰後漢鄧訓為護

羊祐為都督荆川諸軍事擣攜以禮來遠也晉

德屬病死吏人聞喪罷市悲號追慕無已言

善曰尚書曰惟善注同神駕東還號送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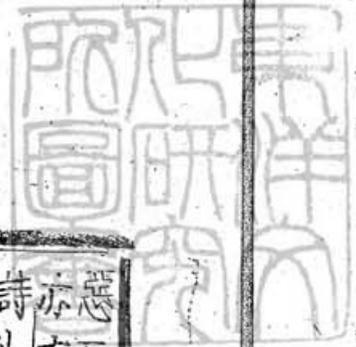
也吏民哭送之出境也善曰蕭子顯齊書

緣所水悲泣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

訢震響成雷盈塗咽水向曰入吏申祭號哭

卷之五十一 四十二

如說祭不通流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百
姓韓詩曰萬人顯顯仰天告訴周易曰震動
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江衛與荀仲茂
顯歎慕盈塗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危謂臨
終之時審正其意不至亂則遺於話
言也善曰說文曰話合善言也
楚囊
之情雖善本字作縶而彌固還將死而遺言謂
子囊忠矣將死不忘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
子囊忠矣將死不忘使楚作城於郢也君子謂
縶忠於國雖至危殆其情固也善曰左氏
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
不亡郢君謂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名將死
幾孔安國曰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夫史曰衛
將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遠伯玉賢而不能進
知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臣不能進賢退



惡死有餘罪殞我勿在正堂於室足矣言縶
亦有是心雖身亡而意惟鬱結也善曰韓
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
我數言遠伯玉之賢而不病且死謂其子曰
而君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殞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伯玉而貴之
彌子瑕退之二宮軫動善本勤遐邇同哀向曰
徙須於正堂也謂常事二宮追贈侍中善本有
天子太子也謂常事二宮追贈侍中善本有
也軫隱也言則隱而哀慟
衛將軍給鼓吹一音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
在辰登庸伊始也麓錄庸用伊惟也言明帝
納政事之辰登用惟始也謂將欲登用為天
子先試用也善曰皇上也謂將欲登用為天
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孔安國曰麓錄也堯
納舜使大錄萬樂之政尚書曰若時登庸也堯
允副朝端無掌水衛良曰允信也明帝初為
右僕射加領衛尉故云

兼掌屯衛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初

為右僕射加領衛尉中與書謝安石上疏

曰尸素朝端忽馬五載漢書曰聞凶哀震感

絕移時謂齊曰移時因違沈疴綿留氣序

也綿留謂不絕於身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

也氣序謂經時也善曰世祖日夜憂懷

譬祖曰寬喻其意使節去悲情也善曰世

康慨發憤寬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也膳食強

警見下文勉膳禁哭中使相望也膳食強

禁不止也言世祖使勸明帝強食止哭中使相

望不絕也天子私使曰中使善曰東觀漢記

吳志曰樊脩至孝母終上遣中黃門朝暮餐食

相望於道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

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良曰上謂明帝也皇

善曰毛萇詩傳曰殷憂也東

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懇遇害上與眾會飲

御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

解酒肉坐卧泣涕霑衣良曰上謂明帝也皇

意上若此移年癯俱瘠改貌也善曰爾雅

曰癯瘠也與切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向曰元

也昭侯與弟天倫也何休曰弟先善曰

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弟先善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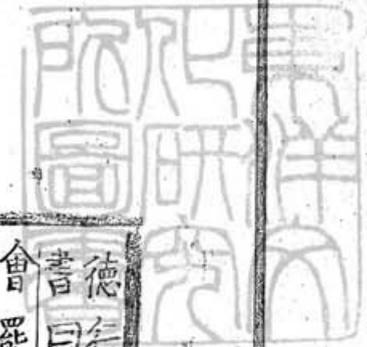
振古之次也毛詩曰匪今斯今及俯膺天眷入

纂絕業言繼太祖之子位也膺當也纂繼也



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慶懿親春秋

蕭貞吉論曰得也尚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
 恭辨已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魯肅曰
 不交遊士林虛懷博納善本幽關洞開翰曰
 幽微本於閑也善曰郭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
 其妙理也善曰郭難曉而王洞然開通至
 命曰雖曰博納虛懷中豁其洞開宴語談笑
 昇上文西征賦曰其情如波瀾不可竭也
 情瀾不竭善曰毛詩曰宴笑語兮是以有譽
 慶子世說曰王太尉注云郭子玄譽滿天下德
 語議如懸河寫水注而不竭
 冠生民善曰冠首也言其德為生人之首也
 晉紀武帝詔曰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于實
 生民必饗不泯之蓋德冠蓋百世代字作之儀
 表千載善本作之領袖曾不慙魚留梁摧奄
 及良曰愁惜也梁推謂如屋之梁棟摧折也
 奄及言速及也善曰荀氏家傳曰荀或



德行周備各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
 書曰魏舒為相國參軍晉王特加恭敬每朝
 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舒堂堂實曰人之領
 袖也左氏傳曰丘卒公謀之曰旻天不吊不
 慙遺一老禮記曰山其續乎梁木其壞乎道豈
 遙於門歌曰太山其續乎梁木其壞乎道豈
 唯僑終蹇謝輿謠輟相而已哉濟曰僑謂子
 叔也終謝皆死也我子產死鄭人與歌曰我
 子第子產謝之我子產死鄭人與歌曰我
 死誰其嗣之此則輿謠也秦相蹇叔死秦人
 皆輟春而思憶之相送并聲也善曰僑子
 產也左氏傳曰取我田疇而仇之孰殺子產
 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仇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及二年又誦之曰我子產而死誰
 誨之我有田疇子言植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潘岳賈充謀曰秦夫死春者不相杵史
 記趙良曰五穀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
 未詳潘沈之旨九我僚舊均哀共戚輸曰

也怨天德之無厚痛崇陰之不留

所入也言其先陰不復留也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厚也何足以言之天不能令天折之入更日

為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

朝發扶桑入于落棠山日所入也

遺塵蔽之穹壤遺塵曰播布穹天壤地也言使

露盤頌曰蔽之列聖之遺塵曹植乃刊石圖徽

寄情銘頌也微義也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而契契殷之先祖也

也商則殷也蕭氏殷後故述是開金運祚始玉

筐濟曰殷以金德王故曰金運也初有妣氏



金謂殷飛馬乃吞之故云祚始玉筐也善曰

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隘隘

二遺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必選發而視之

燕降卵於有城三仁去國五曜入房紂無道

暴虐之五星聚於房星房蒼神之去國故周武王

德而興馬諫而死論語曰微子去之精則周室

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亦白其馬侯

周王銑曰武王勝殷紂微子封於宋以奉周

詩云有客有容赤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

命靡本技派別因葉命氏良曰本枝謂與

常命靡本技派別因葉命氏良曰本枝謂與

之五十九

馮後乃分發如水同源而分流王畿二百里
地曰菜其蕭氏之先蕭叔大心因食菜於蕭
命為蕭氏焉水分流曰毛詩曰文王孫子微子
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文王孫子微子
初食菜於晉之楊因氏焉左氏傳曰揚父曰昨
命之士而涉徐而東義均梁徙殷涉於徐州東
居於蘭陵縣則蕭氏之地均同也漢氏隨魏
義與劉氏徙大梁移居於豐同也漢氏隨魏
從大梁移在豐居中揚里梁地各也善曰
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東海郡秦
陵縣班固高紀贊劉向曰戰國時劉氏自秦
獲於魏秦滅魏遷大梁都豐故周市說雍齒
曰豐故梁徙也項高祖自茲以降懷青抱紫
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自茲以降懷青抱紫
向曰懷抱皆衣之也青紫貴服飾也崇基巖
善曰解朝曰紆青抱紫朱丹其鞍也崇基巖
巖長瀾瀾瀾密爾反其祖宗德高而祚長



也巖巖又善曰新詩曰節彼南山維石惟聖造物

龍飛天步帝位曰造物謂利萬物也龍飛謂外

造物謂道也孔子曰夫造物者為天利見大入毛

詩曰天不遺艱載鼎載革有除有布也鼎革易

難也鼎者取新之義革改舊之理也除其故

事以布新制也善曰鼎革二卦名也周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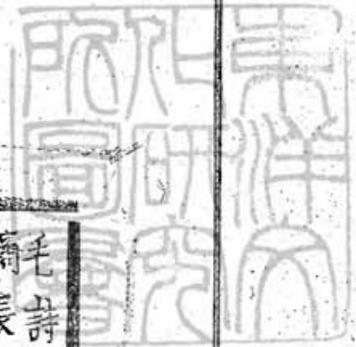
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穎曰李星多為

鼎故受之以革穎曰李星多為

除舊布新也高皇赫矣仰膺乾顧也膺當乾

易君上也善曰曹府君陳寔此維與宅景皇烝
陳君毛詩曰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景皇烝
我實啓洪祚向曰毛詩曰文王烝我潘岳羊
夫人諡菜文曰光喬嶽峻峙命世興賢高
啓洪祚慶流萬國喬嶽峻峙命世興賢高

也善曰毛詩曰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
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崧高維嶽極于天維嶽
已見應期誕德絕後光前之期而誕生賢德
上文應期誕德絕後光前之期而誕生賢德
後世當更無如此賢者故云應五百歲之期也
於祖考故云光也善曰應五百歲之期也
曹植上文帝誅表曰階青雲而誕德絕後
起居注安帝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幾以
成務覺在民先周易曰謂先覺者動之微又善曰
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之生斯位非
民使先覺覺後覺子天之先覺者也位非
大寶爵乃上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仁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孟子有天子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
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入爵也鄉
濯纓謂緇初入仕時也纓衣領也馭謀濬深
也善曰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



毛詩曰其維維升降文陞逵也魏闕陞曰文
陞陞也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
陞陞也善曰漢書梅福上疏曰願一登文石之
文陞以登華殿呂氏春秋中願一登文石之
之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居乎魏闕惠露露吳
仁風扇越之動也思惠仁德如露之濡潤風之
稽王太字故也善曰陸機謝成涉夏踰漢
都王太字故也善曰陸機謝成涉夏踰漢
政成期月理也善曰夏謂荆州漢謂襄陽緬皆曾
可涉夏水名也尚書曰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俞于漢替月已見上文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翰曰用事簡下人必易從而理日新其德是
為盛美之道善曰周易曰簡則易從又曰
日新之德在上哀矜臨下在敬矜下人所不逮

論語曰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子曰見上文

則敬莊草木不天昆蟲得性時不伐之禽獸

不以時不殺之故不天而得性也曰民樂其有

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又曰民樂其有

聖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我有芳蘭民胥攸詠論其德盛

馨香胥相攸所也言人歌謠所以詠其羣夷

德也善曰芳蘭即上芳若括蘭也羣夷

蠢蠢巖別嶂分各別四居於山也嶂山也善曰

爾雅曰嶂山盡落其從如雲所聚居處也蠻夷

蠢動也頌山盡落其從如雲所聚居處也蠻夷

其皆歸緬德頌盡山居而來其徒相從如雲

之多也善曰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挈妻荷子負戴成羣擔負之物而來成羣

言人多也善曰莊子郊人謂郊王曰挈妻

妻子以從王乎此天曰石戶之農夫負妻戴

子八迴首請吏曾何足云翰曰漢朝南夷及

海也迴首請吏曾何足云翰曰漢朝南夷及

首請吏比之於齊則漢何足是善曰云也迴首請

吏謂願歸帝命以為臣也善曰封禪書曰

昆蟲聞南夷迴首與漢通請吏比南夷昔聞天

道仁罔不遂老子曰天無也遂猶輔也善曰

聖也者遂於命者也曰彼蒼如何興山止篔

向曰彼蒼天也興山止篔謂起土為山而末

成少一篔之土而止作也言緬有開國成務

之志未遂而死亦如興山止於一篔也篔上

篔已見四牡方馳六龍頓轡翰曰四牡謂四

馬之駕為國家馳使四方安靜人難而日御



於扶桑王逸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斯民局
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仰邦國殄瘁焉向曰細既死矣此下人所仰
如病也善曰毛詩曰齊隕晏平行哭致禮
入之云亡邦國殄瘁曰齊隕晏平行哭而
銑曰晏子公出將聞晏子死也奔赴其哭而
往也晏子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駟而馳自以
曰齊景公遊於淄晏子死公繁駟而馳自以
焉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比
至國四姓而趨至我惡邪而趙殂昌國列邦
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而趙殂昌國列邦
揮涕濟曰樂毅為燕破齊有功號為昌國君
趙列國聞之皆悲泣揮涕也善曰史記曰
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曰
燕惠王疑毅毅降趙趙封樂毅於昌國昭王曰
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魏望諸君而卒於趙
語敬姜曰無揮之也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君
揮涕以手揮之也况我君斯皇之介弟君



猶此君也此君謂也皇謂明帝也介大也
善曰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頡曰夫子為王子
國寡弟也哀感徒庶慟與雲陞人指斥言也
子殺階下也善曰天子而云陞者不指斥言也
亦言堊下也善曰左思七略曰闔甲第之
廣袤建雲階毀留攢川况歸軸中權攢謂之
陞之嗟我階毀留攢川况歸軸中權攢謂之
也其毀者謂階發其殯將歸于國也留謂留
其殯處餘跡也川况歸軸謂船載其柩以歸
也輜船比車故云軸也輿猶叢也殯君柩以
龍輜不題湊象擲儀禮曰競羞野奠爭攀
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儀禮曰競羞野奠爭攀
去轂斂之禮爭攀去轂謂船去而攀留遵渚
號追臨波望哭之濟也遵循其洲渚號泣而送
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無絕終古惟
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無絕終古惟

大雅卷之五十一
五十一

蘭與菊之良曰蘭菊皆草名也喻人德如此

長無絕兮終古塗由帝渚朱軒靡駕諸謂湘

路也帝堯之女娥皇女英沒於此故云細

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東首

園即宮長夜宮居也東首謂向東葬也即就也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淳曰瑩冢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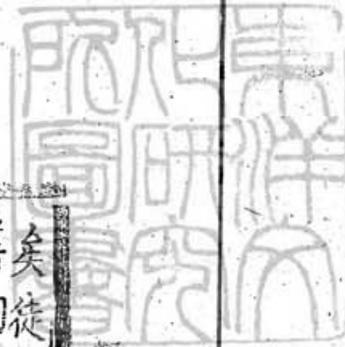
禮記曰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李陵詩曰

嚴父潛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難化銑曰待猶

難可化為神丹以致神仙長生也言逝者如

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少君言上曰祠竈

益壽鍾石徒刊芳猷永謝翰曰百官有德者



矣徒為之也永長謝去也鍾即金也刊刻也

墓誌出善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為王珠

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善書曰蕭子顯

帝下劉勳取王氏女勳卒天監元年

任彥升皇帝為勳娶王氏女勳卒高

下詔為立碑號為貞簡先生

也改志

既稱菜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與之齊

老萊子婦梁鴻妻並古之賢婦人也言夫

復有善德一與二婦人齊德也善曰列女

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

王楚王逐駕車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

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

者投其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

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避

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貧春為事雖

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曹植王仲宣誄

既齊終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身不齊改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為杖儉也藜蒿類也善曰毛詩序曰又當

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

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

也白季佻過其地也善曰漢書曰朱買臣

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左氏傳曰初

過冀見其缺耕其妻隨之敬相待如初

攜居室有行巫間善本義讓善曰言初居

室及於有行俱聞義讓故曰巫也列女傳

蘇妻曰如不教吾以居室之行毛詩曰女

有行左氏傳趙襄稟訓丹陽弘風丞相稟

也晉丹尹劉恢是職六代祖也故獻稟受

六葉孫也然其妻顯齊書曰獻晉丹陽尹

甚二門風流遠尚銑曰二門謂劉王也

卿間名聲藉甚習鑿齒晉陽秋曰王夷甫

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無王樂焉



允才淑閻德斯諒也翰曰肇始也允信也淑才

美之盛而閻內之德也諒善也言夫人始信才

出於閻閻限也善曰毛詩曰肇允彼挑

鄭玄曰窈窕淑女禮記曰毛萇詩傳曰諒信也無沒

鄭鄉寂寥揚冢特良曰孔融為北海相為鄭玄

卒其弟子為其起冢故云楊冢無沒寂寥言

人死而荒涼也言劉先生之德如鄭揚二君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玄履造門告高密縣人為玄

國相孔融深敬玄履履造門告高密縣人為玄

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

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揚雄

卒墳號曰玄冢負土參差孔樹毫末成拱濟曰

卒葬於魯城北第子各以其國樹種之於瑩

本毫末之小而至於合拱拱合手也參差於瑩

不齊貌謂先生卒而墓樹已合拱也善曰

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善曰

水南冢瑩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

冢子異國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枹

雜離五味攬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

莊之木生於毫末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

爾之年老冢暫啓荒墟長扁幽隴人將開先

上之木拱矣暫啓荒墟長扁幽隴人將開先

生墓而入焉則長閉於幽隴之中矣荒墟墓

中道也高關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氏

被出今云合葬蓋獻夫貴妻尊匪爵而重翰

其夫以道德見貴於時其妻亦因道德而尊

非蒞爵祿重也匪非也善曰喪服傳曰夫

尊於朝妻貴於室番岳夏侯

湛諫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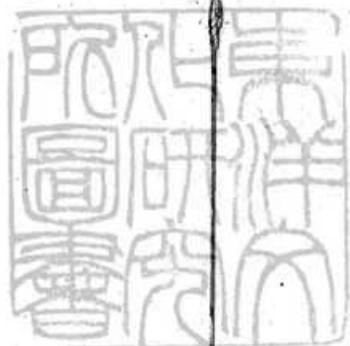


文選卷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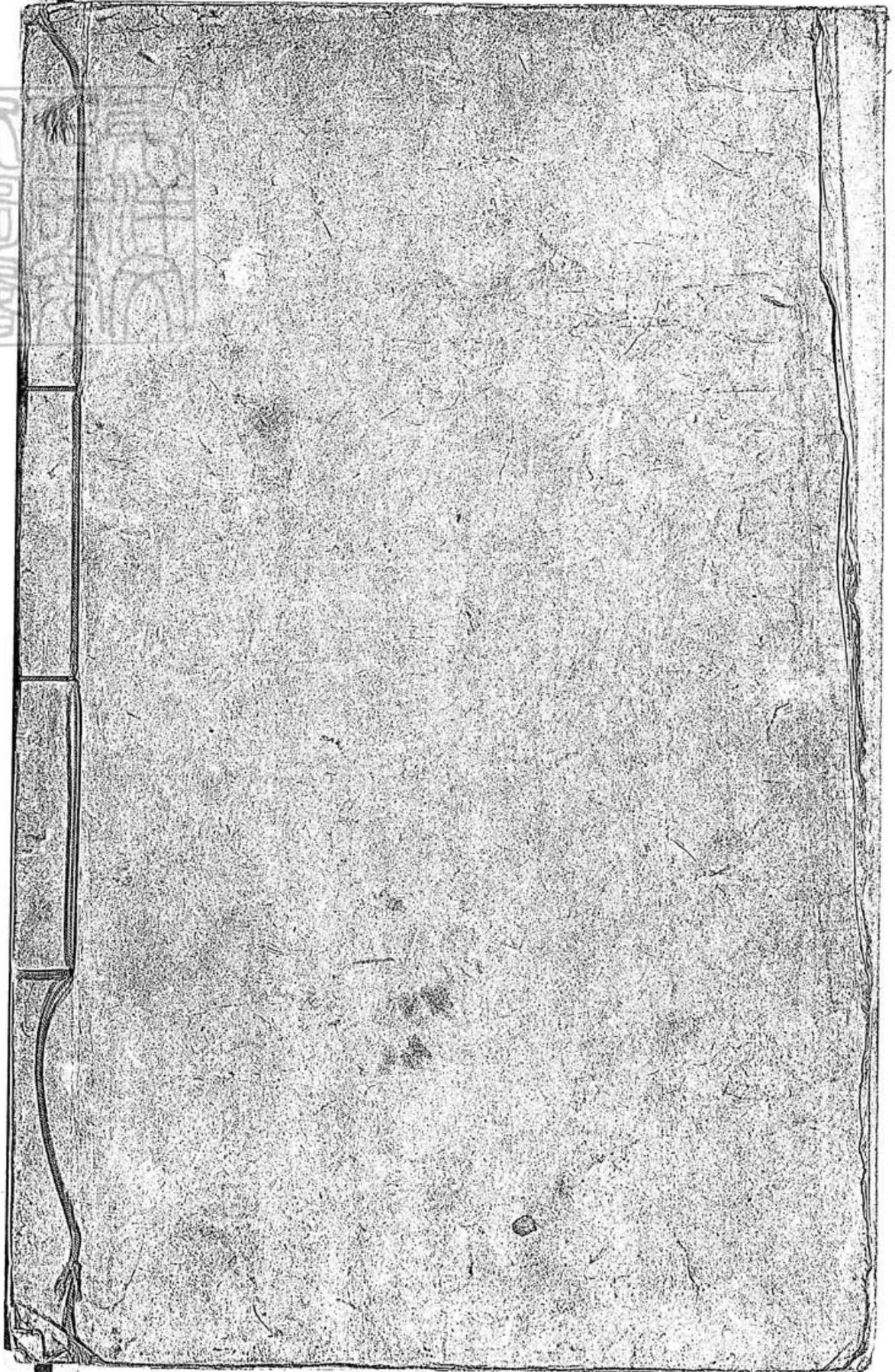
五十四

文選卷五十九





所
藏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